

第八章 中國佛教政治史之沿革簡述

◎「佛教」與「佛教政治」之發源、發源地及其沿革演變：

依據下列書籍所述，與出土文物發現，及其考古考證報告所述：

日本法藏著的《總合佛教大辭典》，中村元著東京書籍株式會社出版《佛教語大辭典》，塚本善隆著東京世界聖典刊行協會出版《望月佛教大辭典》改定版；中國的《漢書張騫傳》，《漢書西域傳》，《後漢書西域傳》，《史記大宛列傳》，《史記大夏傳》，《北史西域傳》之《大月氏國》，《北史》之「獻文六王」。

後漢（東漢）月氏三藏支婁迦織譯《佉真陀羅（所問如來三昧經）》、《道行般若經》、《無量清淨平等覺經》、《阿闍佛國經》、《佛說遺日摩尼寶經》、《般舟三昧經》、《首楞嚴三昧經》（佚譯）、《阿闍世王經》，後漢西域三藏竺大力共康孟詳譯《修行本起經》，後漢安息國三藏法師安世高譯《犍陀國王經》、《佛說大乘方等要慧經》、《佛說罪業應報教化地獄經》、《佛說父母恩難報經》、《佛說溫室洗浴眾僧經》、《佛說大安般守意經》，後漢支曜譯《佛說成具光明定意經》，後漢失譯人名出古舊錄《佛說未曾有經》，後漢失譯人名《受十善戒經》，闕譯人名出後漢錄《佛說作佛形像經》。

吳代支謙譯《大明度經》、《佛說維摩詰經》、《佛說龍施女經》。

西晉竺法護譯《正法華經》、《順權方便經》、《彌勒下生成佛經》＝《佛說彌勒下生經》、《賢劫經》、《佛說盂蘭盆經》、《修行道地經》、《法觀經》、《身觀經》，闕譯《過去莊嚴劫千佛名經》、《現在賢劫千佛名經》、《未來星宿劫千佛名經》，西晉安法欽譯《阿育王傳》，失譯人名今附西晉錄《佛使比丘迦旃延說法沒盡偈百二十章》。

前秦（姚秦，符秦）龜茲國三藏法師鳩摩羅什譯《佛說千佛因緣經》、《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妙法蓮花經》＝《法華經》之《藥王菩薩品》、《馬鳴菩薩傳》、《龍樹菩薩傳》、《提婆菩薩傳》、《首楞嚴三昧經》、《摩訶般若波羅蜜經》、馬鳴菩薩造《大莊嚴論經》、《禪祕要法經》、《佛說彌勒大成佛經》，符秦曇摩難提譯《阿育王息壤目因緣經》。

元魏天竺三藏菩提留支譯，迦旃延子造，五百羅漢撰，《大薩遮尼乾子所說經》之《王論品》＝「菩薩行方便境界神通變化經」、《十地經論》、婆藪槃豆菩薩造《無量壽經憂提舍》，北魏達磨菩提譯《涅槃論》，北魏佛陀扇多譯《攝大乘論》，北魏菩提流支共曇林譯《妙法蓮花經憂波提舍》，元魏吉迦夜共曇曜譯《付法藏因緣傳》、《雜寶藏經》，元魏瞿曇般若流支譯《正法念處》，北魏撫軍府司馬楊銜之撰《洛陽伽藍記》引述《道榮傳》記載西域第一大塔《雀離浮圖》，《魏書西域傳》之《于闐國條》稱古代于闐國王的葬塔為《履盆浮圖》，《魏書釋老志》，《魏書肅宗紀》，《魏書顯祖本紀》，《北魏僧惠生使西域記》。

東晉天竺三藏法師佛 跋陀羅譯《大方廣佛華嚴經》之《入法界品》，附東晉錄《舍利弗問經》，東晉沙門釋法顯自記遊天竺事《高僧法顯傳》。

宋代慧嚴等依《泥洹經》加之《大般涅槃經》，（劉）宋天竺三藏法師求那跋陀羅譯《佛說菩薩行方便境界神通變化經》、《大法鼓經》、（劉）宋天竺三藏法師求那跋陀羅共菩提耶舍譯世友造《眾事分阿毘曇論》，宋紹德慧洵等譯《菩薩本生鬘論》，宋 寧等撰《宋高僧傳》之《唐洛京大遍空寺實叉難陀傳》，宋沮渠京聲譯《佛說八關齋經》，宋契嵩《傳法正宗定祖圖》、《傳法正宗論》、《傳法正宗記》。

高齊天竺三藏那連提耶舍譯《大悲經》，蕭齊外國三藏僧伽跋陀羅譯《善見律毘婆沙》，《北齊書》。

梁僧祐撰《出三藏記集》之作者不詳《婆須蜜集序》、《支謙傳》、釋道安著《阿毘曇序》。

陳天竺三藏法師真諦譯《婆藪槃豆法師傳》、《十八部論》、天親菩薩造《佛性論》、馬鳴菩薩造《大乘起信論》、天友大菩薩造《部執異論》、天親菩薩造《佛性論》。

隋天竺三藏那連提耶舍譯《蓮花面經》。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廣弘明集》、《續高僧傳》之《（京大慈恩寺）釋玄奘傳》，唐玄奘譯辯機撰《大唐西域記》之《摩揭陀國》，大唐南海波凌國沙門若那跋陀羅譯《大般涅槃經後分》記載葬塔事宜，唐三藏法師義淨奉制譯《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羯恥那衣事》、《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記載大乘塔分類建築結構、《佛

說彌勒下生成佛經》，世友菩薩造，三藏法師玄奘奉詔譯《異部宗輪論》、五百大阿羅漢等造《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世友造《阿毘達磨品類足論》、世友造《阿毘達磨界身足論》，沙門慧立本釋彥悰箋《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舊唐書》之《則天皇后本紀》，天后敕佛授記寺沙門明佺等撰《大周刊定眾經目錄》，大唐于闐三藏提雲般若奉制譯《佛說大乘造像功德經》，《大唐三藏玄奘法師行狀》。

北涼曇無讖譯《悲華經》、《大般涅槃經》、《優婆塞戒經》、《大方等大集經》、《大方等無想經》、《金光明經》；迦旃延子造，五百羅漢釋，北涼天竺沙門浮陀跋摩共道泰等譯《阿毘曇毘婆沙論》；失譯人名今附北涼錄《大方廣十輪經》。西天譯經三藏朝散大夫試鴻臚少卿明教大師臣法賢奉詔譯《佛說月光菩薩經》，《高僧法顯傳》，《阿育王息壤目因緣經》；釋慧皎撰《高僧傳》之《安清傳》、《支婁迦織傳》、《康僧會傳鳩摩羅什傳》、《安世高傳》，《雜阿含》，《菩薩行方便境界》，《遊方記抄》，《阿育王經》，《優婆塞多因緣》，《水經注》，《釋氏西域記》；大廣智不空密譯《佛說金毗羅童子威德經》；終南太一山釋氏《釋迦方志》，迦旃延子造，《阿毘曇八犍度論》；釋道樅作《毘婆沙序》，《祐錄》之《毘婆沙經序》，《資治通鑑》之唐紀；釋道世撰《法苑珠林》；國學進士龍舒王日休校輯《佛說大阿彌陀經》。

台北中華書局出版馮承鈞譯《吐火羅語考》之伯希和《吐火羅語與庫車語》，台北中華書局季羨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記校注》之《玄奘西行路線圖一》；台北里仁書局《陳寅恪先生文集》之《金明館叢稿二編》；台北《文物》第六集李玉昆《龍門續考》；台北木鐸出版社湯用彤《隋唐佛教史稿》、《漢魏晉南北朝佛教史》、《法華傳記》；台北大乘文化出版社《大乘佛教的問題研究》之伊藤義賢著《佛滅二百年代的大乘非佛說論》、《大天與大乘非佛說之萌芽》、《大乘非佛說之由來》；張曼濤著《現代佛教學術叢刊》第 99 冊；中國齊魯書社《儒學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之古正美著《北魏初期儒學發展之問題》。

D.B. Spooner , "Excavations at Sahri-Bahlol , Annual Report,1906-07".

馬特(Mat, 在古印度北方, 今日北印度之德里 Delhi 東南方的馬特拉, Mathura 出土馬特] 遺址, 及貴霜王或阿育王造像, 與其所鑄造的錢幣上之貴霜王或阿育王造像和文字)。

Aurel Stein , "Excavations at Sahri-Bahlol , Archaeological Survey of India , Annual Report , 1911-12".

羅申費爾德 (John M. Rosenfield) 之報告。

底微拉德於西元 1948 年提出「朝代信仰」報告。

吉歐瓦尼微拉底 (Giovanni Verardi) 於西元 1983 年在「東西雜誌」所發表的「貴霜諸王即是轉輪王」一文。

佛曆 488 年，西元前 57 年，漢宣帝五鳳元年，印度罽賓王 Kalpa(王名 Kapphina 王之父)，遣使來漢，漢使關都尉文忠與其使者回罽賓。

佛曆 543 年，西元前二年，中國西漢末年哀帝元壽元年，大月支王之使節伊存口授「浮屠經」予博士弟子或太學生景廬，為中國佛教或北傳佛教之始。

佛曆 608 年，西元 64 年，後漢明帝永平七年，明帝夜夢金人，遣秦景與蔡愔等人出使西域求取佛經，一說為西元 60，68，70 年，創中國至西域求取佛經之始。

佛曆 611 年，西元 67 年，後漢明帝永平 10 年，印僧攝摩騰與竺法蘭攜「四十二章經」，與秦景及蔡愔等人返回洛陽。

佛曆 612 年，西元 68 年，後漢明帝永平 11 年，竺法蘭譯「佛本行經」五卷，次二年竺法蘭譯「十住斷結經」八卷，創中國漢譯佛經、佛教國家事業、佛教政教合一、佛教治國與佛教政治之始。

佛曆 619 年，西元 75 年，永平 18 年，後漢明帝於洛陽城西雍門外創建創建白馬寺，為中國建佛寺之始。

佛曆 737 年，西元 193 年，東漢（後漢）獻帝初平四年，笮融以彭城為中心，建佛寺鑄造鍍金銅佛像，舉行浴佛法會，並設餽饌於路，供人就食（一說 195），創中國佛教建金銅佛像與舉行浴佛法會之始。

佛曆 772 年，西元 228 年，北魏明帝太和二年，支謙譯「阿彌陀經」二卷及其他佛經，創中國佛教阿彌陀佛與西方極樂世界信仰之始。

佛曆 825 年，西元 281 年，西晉武帝太康二年，明州鄞縣出現阿育王塔（一說 265），創中國建阿育王塔之始。

佛曆 847 年，西元 303 年，西晉惠帝太安二年，竺法護譯「彌勒本願經」與「彌勒成佛經」及其他佛經，創中國佛教彌勒佛與三世佛信仰之始。

佛曆 911 年，西元 367 年，東晉廢帝太和二年，沙門樂僊建造石窟佛（鳴沙山石窟）於莫高窟（敦煌），創中國建佛像與敦煌石窟營造之始。

佛曆 998 年，西元 454 年，宋孝武帝孝建元年，北魏孝文帝年，由同為胡人或山區遊牧民族之古中國三國時代或五胡十六國亂華時代之北魏，於武州西山石壁開鑿窟殿五所，刻佛像，創建靈巖寺。

佛曆 1004 年，西元 460 年，宋孝武帝大明四年，北魏孝文帝年，北魏於平城西武州塞開鑿石窟五所，刻佛像，即為雲岡石窟營造之始。

佛曆 1237 年，西元 693 年，唐中宗嗣聖十年，周則天武后（武則天）長壽二年，武后卍字，及其讀音，並創造觀世音菩薩由男像變為女像之始，以利其製造自己的帝王像，以遂其實施佛教政治、政教合一的愚民統治與當佛教皇帝之美夢。清朝也有帝后自稱為「老佛爺」。

Srivatsa, Srivatsalaksana, Sauvastika [梵音]塞縛悉底迦，室利靺磋：[梵]Visnu 或 **Krsna** 神或其他神之胸上所生的右旋卍形毛束或捲毛。

[漢譯]德字，卍字，胸標，胸卍德處，胸有德字，胸標德相，吉祥相，吉祥犢，吉祥德相，海雲，萬，万。

Laksana, Laksmana [梵音]：[梵]指示，間接表現，具有特徵，具有特色，標榜，伴有，具有.. 形狀，顯現，顯示，關於，相關，有關，在.. 影響範圍內，受影響，標章，標識，標示，記號，特徵，屬性，線條，拉繩，標語，幸運的或緣起的良相，吉兆，瑞兆，病徵，徵候，性特徵，生殖器，記述，定義，名稱，名，種，種類目標，標的，範圍，外表，偽裝，假裝，表象，表徵，原因，結果，影響，機會，時機，費用，間接或比喻性表示，省略的表現，換喻，比喻，暗喻。

[漢譯]相，能相，體相，顯相，色相，相好，相法，相貌，威容，諸相，眾相，異相，有相，就相，妄相，妄想，相性。

根據以上資料，不知從何人、何時、何地起，為何故，將梵字「**Buddha**」，由古漢譯的「音譯」梵音「浮圖，浮屠，勃塔，母馱，沒馱」等等多種異譯之「音譯」，演變為今日之「弗、佛陀、佛、佛陀」。

更有中國偉大的文學家，將這「**buddha**，浮屠」謬認為供奉釋迦牟尼火化後的舍利之「佛塔」，而創造出三千年來迄今被津津樂道地謬用的名句「放下屠刀，立

地成佛」與「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而「胡圖的」佛教徒也「胡裡胡圖地」誤用「覺悟」之一詞，稱釋迦牟尼「佛」，阿彌陀「佛」，如來「佛」，迄今無一人提出異議。

由於傳入中國的佛經，被亂七八糟地「音譯」、「意譯」，且經多人對同一佛經或不同「轉述」版本之佛經的「異譯」、「錯譯」、「增譯」、「漏譯」，又經中國各山頭弘法大師「各自對佛經與佛教之認知與理解程度之差異」，「自作聰明」或「瞎子摸象」地，以「顯然全然錯譯」的「古漢譯」之漢譯文佛經，加以「添油加醬」或「各說各話」地註解，致盡失古印度原始佛教的真義，而自成一格，故中國佛教，與其說是「印度佛教」，不如說是「中國式本土化的佛教」。

若依佛光出版社的「佛教史年表」記載，由佛曆 543 年，西元前二年，中國漢哀帝元壽元年，大月氏王之使節伊存口授「浮屠經」予博士弟子景廬，創中國佛教之始。而於佛曆 612 年，西元 68 年，後漢明帝永平 11 年，竺法蘭譯「佛本行經」五卷，創漢譯佛經之始。而於佛曆 619 年，西元 75 年，永平 18 年，後漢明帝於洛陽城西雍門外創建創建白馬寺，為中國建佛寺之始。佛曆 1002 年，西元 458 年，罽賓國僧五人，至扶桑國傳法度眾。佛曆 928 年，西元 384 年，東晉武帝太元九年，摩羅難陀入百濟傳佛教，開百濟佛教之端。佛曆 1082 年，西元 538 年，梁武帝大同四年，日本欽明七年十二月，百濟聖明王獻佛像、佛書予日本（佛教公傳，一說 552）中國佛教傳入日本。

因傳入日本當時，即名為「佛教」，故當在此年之前，即已由「浮屠教」、「浮屠經」等多種音譯，演變為如今之「佛教」、「佛經」一詞。此猶如於佛曆 1179 年，西元 635 年，唐太宗貞觀九年，「基督教」由羅馬阿羅本至長安，初傳入中國時，被命名為「景教」，貞觀十二年詔令允許景教流布，為阿羅本建造大秦寺，度僧二十一人。而後不知由何人、何時、何地起，因何故，而由「景教」，演變為「基督教」一樣。故探討考證「佛教」、「佛經」一詞之演變過程與原因，也是一件有趣的課題。

而由上述之歷史年表可見，也於佛曆 649 年，西元 105 年，後漢和帝元興元年，蔡倫才發明造紙術，七世紀初傳入日本，八世紀末傳入印度、波斯等國。

於佛曆 1582 年，西元 1038 年，齊明帝建武元年，宋仁宗寶元元年，中國畢昇才發明活字版印刷術。故於發明造紙術之前，中國佛教之傳承弘法，都端賴於「竹簡記載」與「口述傳播」，而於發明造紙術之後，至發明印刷術之前，也僅能以「手

抄本」爲之。

雖然於佛曆 809 年，西元 265 年，魏元帝咸熙二年，晉武帝泰始元年，竺法護於長安譯「薩曇分陀利經」六卷。次年譯「須真天子經」二卷。三年後譯「方等泥洹經」二卷。次年譯「寶藏經」二卷。14 年後譯「修行道地經」七卷，「阿惟越致遮經」四卷。次年譯「生經」五卷，「海龍王經」四卷。次年譯「持心經」四卷，「正法華經」十卷，「光讚經」十卷，「普超經」三卷。次年譯「寶女經」四卷，聶承遠譯「超日明經」二卷。次年，竺法護譯「密跡經」五卷。次年譯「文殊師利淨律經」。次年譯「寶結經」二卷。次年譯「度世品經」六卷，「大哀經」七卷，「賢劫經」七卷，「如來興顯經」四卷，于闐國僧無羅叉譯「放光般若經」二十卷，竺叔蘭譯「放光般若經」、「維摩經」、「首楞嚴經」。六年後，竺法護譯「漸備一切智經」十卷。

佛曆 845 年，西元 301 年，晉惠帝永寧元年，支法度譯「逝童子經」。印度訶梨跋摩 Harivarman 著「成實論」。次年現型「尼夜耶經」成立。

佛曆 911 年，西元 367 年，晉廢帝太和二年，沙門樂僂於敦煌莫高窟鳴沙山石窟建石窟佛。

佛曆 943 年，西元 399 年，晉安帝隆安三年，法顯由長安前往印度，一說 398，399 年，於西元 413 年自錫蘭返國。

佛曆 945 年，西元 401 年，晉安帝隆安五年，龜茲國（今之新疆庫車）鳩摩羅什抵長安，一說 395，400，402 年，譯「仁王般若經」二卷，「金剛般若經」。

佛曆 1171 年，西元 627 年，唐太宗貞觀元年，玄奘由長安往西域取經，一說西元 629 年，於西元 645 年返長安，請回佛像，佛舍利及梵文佛經 520 夾 657 部。其間譯經無數，經戰亂與火災，梵本全遺失或已廢。尼泊爾現存有梵本「般若經」。

故顯見，中國佛教之興盛，當在於發明印刷術之後，而其前，只限於皇宮之王公貴族與部分山頭或寺院所在地之地方性流傳而已。

台灣允晨出版社發行之允晨叢刊 40，古正美在其著作之《貴霜佛教政治傳統與大乘佛教》一書，發現所謂古印度北傳佛教之中國式佛教與佛經，全係由位於今日之東巴基斯坦北部，所謂古印度西北部或中國西域地區之罽賓國或犍陀羅國做爲其以佛教政治統治根據地之大月支王、或犍陀羅王、或阿育王、或大菩薩、或聖者、

或轉輪王、或法王、或其前身爲轉輪王尼彌陀羅等所統治之印度貴霜王朝（**Kushans, Kushana, Ksana**），或孔雀王朝（**Maurya**，孔雀尾或明月或月輪，**Candra**），爲遂行其神權時代之政教合一的愚民政策，以利其成就世界之王與佛教皇帝之美夢，而利用所謂古印度（今之尼泊爾）佛教高僧，假藉佛教、佛名與佛說，一手遮天所創造之所謂大乘佛經與佛教。

大月支王（**Mahacandragupta, Mahachandradhara**，小月支王，**Hinacandragupta, Hinachandradhara**，月支王，佉真陀羅王，旃陀羅笈多王，寄多羅，**Candragupta, Chandradhara**，月光王，戰達羅 刺婆，**Chandraprabhava**，月光天子，月光菩薩，大月光佛，大嚴菩薩，**Mahavaisadya**，嚴熾王，旃荼 樹提王，**Chandrabhasita**，月光王，月光菩薩，殊勝滿月之光菩薩，漚多惟授菩薩，**Uttaravaisadya, Uttaravaisakha**，德王明佛，光明佛，光照佛， 那羅耶波披沙佛，**Kinnraya- prabhasa**，日月明王，月淨王，月照大地王，光明王，梅陀惟摩羅王，**Chandravimala**）。

犍陀羅王（香山王，**Gandhararaja**，犍陀越王，**Gandhavatiraja**）。

阿育王（無憂王，未生怨王，阿色迦（孔雀）王，**Asoka (Maurya)**，**Asoka (Candra)**，丘就卻，丘就拉·卡德費些斯，**Kujula Kadphises**，丘就拉·卡德發沙，**Kujula Kadphasa**，丘就拉·卡沙沙，**Kujula Kasasa**，丘就拉·卡拉沙，**Kujula Karasa**，丘亞拉·卡拉·卡帕沙，**Kayala Kara Kapasa**）。

大菩薩（**Mahabodhisattva**，摩訶薩，**Mahasattva**）。

聖者（薄伽梵，婆伽婆，發葛幹諦，婆哦縛帝，世尊，尊者，佛世尊，有德，德成就，摠攝眾德，出有，出有壞，如來，佛（陀），**Bhagavan, Bhagavat**）。

轉輪王（遮迦瓦丁王，遮迦越羅王，遮迦越王，**Cakravalā, Cakravartitva, Cakravartinrpa, Cakravartin**）。

轉輪王尼彌陀羅（**Milindara**，彌蘭王，彌尼達王，**Milinda**，彌蘭陀羅，**Menandrasa**）。

以及法王（**dharmarajika**）或梵天王（婆羅門，**Brahma**）或護法者（**Dharmikasa, Sacadhramathitasa**），或大王（**Maharajasa**），或王中之王（世界大王，**Rajatirajasa, Rajadirajasa**），或宇宙之主（**Sarvaloga**），或天子（**Devaputra**），或貴霜王（瞿

沙王，飛行皇帝，**Kushanasa**，**Kushana Yavugasa**），或翕侯（**Yavugasa**）或貴霜子（**Kushanaputra**）

而大月支，亦即中國傳統歷史上所稱之胡人遊牧民族，位於古中國西北部，今之山西省祁連山，後來戰爭敗於同為胡人之遊牧民族的匈奴，而西遷至古中國西域西北部，建立罽賓或犍陀羅或摩揭陀國之遊牧民族。

可見所謂源自古印度梵天國之佛經與佛教，真可稱之為「胡經與胡教」，為胡人意圖創造其以佛教為其政教合一之愚民統治，成為佛教皇帝與世界之王的「宗教化政治」經典與「政治化宗教」，而就接受此「胡經與胡教」之其他國家而言，可說是被文化侵略。

或可說是大月支遊牧民族的胡人，受尼泊爾原住民，以應該供養「佛、法、僧」三寶為藉口，騙胡人信仰宗教化了的佛教，而胡人反過來意圖騙漢人與全世界的「胡人的胡言胡語」。但為何殺父篡位，後又被其子賜死自裁的暴虐帝王，阿育王或月氏王，為何選擇佛教做為其國教，下令若不信即應殺頭的，利用為政教合一與愚民統治工具，或可能又是「因緣聚合」之故吧！

而佛教與佛經之發源地，數千年來都以訛傳訛地，號稱為係源自古印度，但依近百年來，日、英、法、德各國佛學學者之考古考證結果，係始源自今日尼泊爾之原始佛教，其後則源自今日東巴基斯坦與阿富汗北部山區之罽賓或犍陀羅或摩揭陀國，獨創的大乘佛教與佛經。連印度歷史也不承認印度全國曾有過以佛教為國教治國的史實。自古以來，印度都信奉多神教的婆羅門教或如同新瓶仍裝了舊酒的印度教。

中國《後漢書》西域傳，及中國歷代其他史記，都記載創造大乘佛教與所有大乘佛經的大月支王丘就卻，於統一大月支與大夏後，建立貴霜王朝或阿育王朝，再占領安息、高附、濮達及罽賓等地，版圖包括今日之阿富汗與巴基斯坦北部，西鄰波斯，東接中亞，南與天竺或印度為鄰。

顯見以大乘佛教創始國，及以不信不聽佛法即殺頭，而施行強迫高壓式佛教為國教的佛教政治「政教合一」而盛行全國的國度，絕對不是古或今的印度，頂多只是古印度及／或今東巴基斯坦及／或阿富汗北部的一部分。

而中國歷代皇帝派往所謂西域或天竺或古印度取經後，所到的地點，及中國歷代史記所記載的相關史實，如今也經日、英、法、德等東西方國家佛學學者考證為，

只是貴霜王朝或阿育王王朝所統治的版圖之內。但佛教為何在原始地興衰盛滅後，仍能如此「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塞翁失馬焉知非福」，盛行於東北亞與東南亞，而歷久不衰。或可能又是輪迴果報與因緣聚合使然。

東南亞與東北亞，如泰國、緬甸、高棉、新加坡、馬來西亞、韓國，各佛教國家也隨日、英、法、德等國的佛學學者，在近百年中的不斷考古與考證，早已顛覆大部分的大乘佛教與佛經，證悟「大乘佛教與佛經非佛說」、「大乘佛像非佛像」，而是當時佛教幕後操縱者的遊牧民族，胡人的大月支王丘就卻或阿育王或自封為轉輪王或佛王或法王的創造成果。

且遠於佛滅後二百年，或首創大乘佛教與佛經之大月氏王或阿育王或丘就卻死後五、六十年間，亦即大乘（上乘）與小乘（下乘）佛教分裂時，被上座部或自稱為根本說一切有部的大乘人，指為小乘人的大眾部與原始說一切有部及其他各部派佛教徒與僧人，亦即創造大乘佛經、佛像與佛教政治信仰之創始者，即已自己心知肚明地「如是」說，即已指認、承認、自白、招供「大乘佛經是自作經（他們創造的經典）」、「大乘佛經非佛說」，指稱所謂「如是我聞」的佛說內容，他們都「未曾如是聽聞過」。

可見「如是我聞」與佛法的「相續承傳」造經法或說詞與史料，只是大乘人為取信於民，「此地無銀三百兩」與「我的老師胡適之」、「我的老師康德」、「我的老師孔夫子」，自我抬高身價與自我標榜為「正信、正統、法統」，所杜撰編造出來的說詞，掩人耳目的駝鳥心態作祟所致的結果。

且因其故意疏忽「時間性」與「時代人物」，亦即，「人、事、物、時、地」的時間性與空間性的錯誤，或因負有佛教政治記史責任，將佛滅後的人物阿育王等的故事或問經，列入佛經中，與「佛」或「薄伽梵」對話，最能有力驗證真象的事實。遠古時代的人物怎可能成為後代人的「直接面對面教學的」老師，即使是「相續相傳」或「精神老師」，也因「言外有意」，任何人都無法「全然」繼承前人之「思想」，而不摻雜個人的理解程度與見解。

可見此「佛」非彼「（原始）佛」，此「薄伽梵」非彼「（原始）薄伽梵」，亦即非指釋迦佛而言，而係指大乘造經高僧，以致也可見，佛與薄伽梵一詞，並非釋迦文佛陀的專用名號，而係可對任何「覺悟者」泛指的尊稱而已。「如是我聞」更非全然是所謂的「據阿難所說」，係以訛傳訛自我推定之談。

故不論小乘或大乘的任何部派所創造之所謂「佛經」，依此而言，則各種「論

藏」與「律藏」，都絕非「佛說」，頂多只能說「類似」或「接近」佛說而已，都是「見人見智」，隨人而異的解釋與見解，且因每一本佛經所表達的思想與宗旨或目的，各自不同。

故可說每一本佛經，都是一種獨立的宗教或教派。至於所謂的「經藏」，因各種因素或文盲使然，以致佛陀當年的「無」或「無法」或「無能力」以「文字」表達而流傳，且也因「經藏」中之「人事物時地」，常有「佛滅」後數百年年之「人事物時地」出現，故「經藏」也「更」絕非全是「佛說」。

唯獨不求精進的中國佛教界，數千年來仍一本初衷，極力為其辯護、膜拜、弘揚，始終抱持「千山我獨行，不必相送」地，以驚人數量的錯譯、音譯的古漢譯文，抱殘守缺地自我陶醉，自圓其說，自甘受迄今二十世紀末葉，思想、文化、政治、經濟，從來且如今仍極落後的胡人與古印度或尼泊爾原住民的思想與文化統治或侵略，而不自知，而仍沾沾自喜，真是嗚呼哀哉！阿彌陀佛。

而所謂的大乘佛經，原係以因緣或緣起法（一切人事物悉由十二種因緣合和而生而滅，十二因緣即無明、行、識、名色、五蘊六根、觸、受、愛、取、有、生、老死，五蘊即色、受、想、行、識，六根即眼、耳、鼻、舌、身、意或心或觸）、因果報應法（種什麼因，得什麼果）、三世六趣輪迴法（人生的過去世、現在世與未來世等三世的命運，都受在這三世的業力因果報應，不停輪迴於六趣，六趣即神、天、人、非天非人、餓鬼、畜生）、三學（戒、定、慧）、四法印（諸行無常、諸法無我、苦空、涅槃寂靜，或諸行無常、諸法無我、諸受皆苦、涅槃寂靜，或常、樂、我、淨）、四聖諦（苦、集、滅、道）、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般若或智慧）、八正道（正見、正思、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十戒、十善、十惡為重要思想。

卻演變以神話式的本生、譬喻、經論法，承襲婆羅門教與印度教搜刮民脂民膏、愚弄眾生的方法，不斷在各經論中，不厭其煩地再三重複強調喜捨布施佛、法、僧三寶，日夜誦經、唸佛、聽佛法，以求福報迴向，且每本佛經都指稱，若不日夜念誦該經，即無法成佛，無法往生西方或任何一方極樂世界，否則即入十八層地獄，要受六道輪迴之苦，及記載貴霜王朝或孔雀王朝之佛教政治施行方法、內容與歷史過程。

而貴霜王朝或孔雀王朝佛教政治施行總部與造經、造像中心，即為「阿育王僧伽藍」，並在各地設立「如來神廟」，做為其地方教化中心，其建築結構，都採一

（佛或葬）塔一寺與一佛一轉輪王造像或石窟，以表示法施與色施的護法信仰建築法，據佛經中的說法，全國共立八萬四千塔寺。

一個人壽命有限，一天也只有二十四小時，那來那麼多時間分配日念誦各種經典，如此豈非暗示人人永生永世無法成佛。

但在西元前的早期文化智識水準低落的神權時代，對數字概念的無知，常好以誇大的數字，顯示大就是好、多就是對，這是人類的通病，也是世界文學家、小說家與漫畫家，甚至需要記實的史學家與政治家的把戲。如中國或各國歷代的史記，常以一個或數個小部落或城市，號稱爲一國，當一個王還不過癮，還要加個大，稱爲大王，甚至坐井觀天地，以如此大小的國家，稱爲天下。

且迄今二十世紀，其全部落人口數仍不達數千或數萬人的所謂國家，除非曾遭遇過如侏羅紀的恐龍滅絕，否則人口只逐年增加而無逐年減少之理，卻喜歡對一場在彈丸之地發生的戰爭或集會，以一當十，以一當百，甚至以一當千，當萬，誇大參加人數爲數十萬數百萬人，甚至數千萬數億人，以表示其工程浩大，壯觀宏偉。就連現今台灣的新聞媒體記者也常誇大數目，以標榜某某黨、某某遊行，受擁戴的勝況。

中國佛教也不例外，如佛光出版社出版的中國佛教史，記載佛曆 603 年，西元 59 年，後漢明帝永平二年，明帝舉行明堂落成之禮，據傳參觀者約億萬人。中國《大唐西域記》，將一個小小的所謂國家的部落或城市，號稱爲面積廣達東西、南北各數千數萬里。

大乘佛經稱阿彌陀佛所住的「西方極樂世界」，或任何宗教的「天堂」，其人、事、物、動物、植物，都是奇大、奇高、奇美無比，甚至大或高至數里的大人國世界，人人或應說神神都心想事成，神通廣大，想什麼就有什麼，想吃什麼就有什麼，「金銀財寶」，「山珍海味」，甚至天界有「美女如雲」，任人、任神「免費」取用，享之不盡，用之不竭。

尤其是只要日夜念誦經典或名號或祈禱，即能垂手可得「贖罪」與「功德」，而上天堂或極樂世界淨土，享盡一切榮華富貴的「速成」方法，正中飽受戰亂的西域貧苦民眾的下懷，更使人人趨之若鶩，如此盡是利用人類弱點的「貪、瞋、痴、慢、疑」的標的（事物），與「白吃的晚餐」，及補償個人能力所不及的「代償心理」、好奇心理與隨心所欲的「廣大神通」。

一方面說眾生之煩惱或苦，來自愛取，不可貪，一方面又以這種人類愛取貪求的弱點，創造天堂或西方極樂世界，「施以利誘」，另一方面，又以「順我者昌，逆我者亡」，或「信我者上天堂，逆我者下地獄」，「一手拿著聖經，一手拿著劍」，或「一手拿著胡蘿蔔，另一手拿著皮鞭」的概念與作法，創造地獄或餓鬼道，「施以威脅恐嚇」，大玩「扮豬吃老虎」的兩者擇一的選擇權遊戲。又以「信我者為智者，逆我者為無知」，「信我者為大德，逆我者為大惡」，「有德者與智者才能見證本尊、分身、放光」，「證悟最高果位即有神通」的訴求下，大玩「國王的新衣」遊戲。

古代神權時代，甚至今日民主時代的東西方國家與任何宗教，甚至現實的政府或政治，也一直在玩這種無知無聊的數字與二擇一的遊戲，只因為在這「好大喜功、好高騖遠、意圖不勞而獲、不甘寂寞與不甘淪為無知、無德」的「一窩蜂盲牛群眾心理」環境與影響下的眾生，不論其智識水準高低，「一不小心」就會喜歡或相信這種誇大無知的遊戲，或也可稱為眾生夢寐以求的代償心理作祟，因此神通廣大的古今中外各行各業的有心人士，就始終樂此不疲，大放厥詞，使這種無知、幼稚、無聊、摧殘人類貪心弱點、踐踏人類善心愛心或貪心、「低能但極有效」的歷史，無時無刻在世界各角落與各行業，不斷重演重現，真是無助的人類小人物之無奈與悲哀。

宗教原本各自標榜是勸人為善止惡的，只可惜事實證明無法使惡人止惡，且成為被惡人利用做為只能踐踏原本即是善良百姓的工具。

但原始佛教或大乘佛教也在佛經中，一而再地強調，應戒（貪）、（心）定、（智）慧，才能證悟，暗示「我不是故意的」，還有何話可說。

所謂法施，即以法身布施，亦即造經、造像、持戒、誦經、說法、建寺、建塔，所謂色施，即以色身布施或財物布施，《大悲經》甚至教唆終日吃油塗油，使人身體成為蠟燭，以供養三寶的捨身無畏施；而日本佛教，則有帶妻修行；西藏密教甚且有男女交歡修行的獻身施，亦即以身體與財物供養「佛、法、僧」三寶。

原始佛教與大乘佛教最大的差異，即在於原始佛教偏重於出世法，亦即認為「佛性與佛根係後天苦修才能修得的」，並非人人天生即有佛性、佛根，唯有出家修行才能得道成佛，而大乘佛教則因成為國教，人人非信仰不可，但又「不可」也「不能」迫使人人出家，故改採出世、入世法兼容並顧的「人間佛教」。

亦即肯定「人人有佛性、佛根」，在家修行也能成佛得道，以致發生新舊戒律

的持戒爭論問題，而導致大乘佛教應依循政治的需要與目的，使宗教政治化，政治宗教化，主張新戒律的上座部或一切有部，自稱為大乘佛教或根本說一切有部，而指堅持修持舊戒律的大眾部為小乘佛教，而正式分裂為二部，且大、小乘佛教各部派的經典，也從此各自依其出世與入世法，進行說法、造經、造像、建寺、立塔，完全脫離原始佛教，致使釋迦佛的佛教信仰與佛經，形成四分五裂的局面，各立教派，各說各話。